



怀珠集

我的会计师职业生涯

陈展时 · 著

让实务中的影片判断。
资的会计核林
的帐务滞后，及其对策。
过渡到股份制企业的设置。
反映资产抵押的设置。
企业的固作是化措施——平衡等
收工作的规范化。
承租的追赔分摊。
产品收购业务。进行金额核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K825.3/49

2008



怀珠集

我的会计师职业生涯

陈展时 ·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怀珠集：我的会计师职业生涯/陈展时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ISBN 978-7-80745-166-2

I. 怀… II. 陈… III. 陈展时—回忆录 IV. K825.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4997 号

怀珠集——我的会计师职业生涯

作 者：陈展时

责任编辑：沈 洁

封面设计：闵 敏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sassp@sass.org.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上海宝山杨中印刷厂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开

印 张：7

插 页：2

字 数：200 千字

版 次：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45-166-2/K·029

定价：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章	童年记忆	
	——我的父亲和三个母亲	1
第二章	学生时代	
	——寄宿学校的日子	21
第三章	我的老伴	
	——一家五口的幸福生活	45
第四章	会计情缘	
	——与供销社一起成长	51
第五章	道路坎坷	
	——历次运动的风浪	60
第六章	业精于勤	
	——身体力行、桃李芬芳	99
第七章	执业杂记	
	——为市场经济值勤站岗	117
第八章	人生感悟	
	——从国家大事到娱乐休闲养生	154
附 录	以市供销社为龙头,发展郊县旅游业大有可为	163

论供销社开展农村合作保险业务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67
浅议对外吸资中的问题及其对策	173
择优结算,为我所用	
——对新《银行结算办法》的思考	178
论会计知识竞赛的出题、评判和主持	184
浅谈“趣味珠算题的出题”	190
注册会计师执业难	192
“√”的感叹	195
认真	197
一个会计人员的“绝骚”	199
说怪也不怪	201
商业用字,亟须规范	202
金山赞	204
松桂赞	207
老王	
——我的怀念	208
思念	210
美丽的金山三岛	211
老年漫游,适可而止;游休结合,留有余地	
——记西安、洛阳之行	213
后记	218

第一章 童年记忆

——我的父亲和三个母亲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农历三月二十一日,我出生在朱行乡的一个小村镇——欢庵一个不算殷实,但不愁温饱的书礼之家。后来听大人说,那一天,吃过夜饭,家里人都为我的出世而奔忙,酉时,我便呱呱坠地,全家的人都为添丁而欢喜,惟独我的祖母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原因是我出生时全身披满白毛,用祖母的话说,宝宝娘肚皮里就戴了孝,是一种不祥之兆。也许是这不祥之兆,我出生后不足两个小时,母亲就因大出血而离开了人世;也许这不祥之兆,预示着我今后“硬命克亲”的生活历程,邻舍近亲因此给了我一个“黄伯劳”(吃娘鸟)的雅号。后来,我“克”掉了领养我的奶妈,“克”掉了我第一个继母。继母所生四个妹妹,也都被“克”夭折。我16岁,父亲也英年早逝,这笔账,都只能“算”在我的头上。

我没了母亲,奶奶为我请了一个奶妈,她死得早,姓甚名谁未知,小镇又无照相馆,我的奶妈和我的母亲都未留下可以瞻仰的遗容,更无音容笑貌可以追思。

对于我的奶妈,惟一可以让我寻思的是大人们后来讲起的一件趣事。

有一天,她早晨起床折叠被子时发现有几颗花生米散落在床上,便收集起来说,昨夜弟弟吃花生,不小心有好多落在床上。农村妇女都很惜物,她一面说一面就放到嘴里,但是觉得味道有些不对劲,且有些臭味,方才感觉到可能从弟弟尿布中漏下来的。当时,还说得大家哈哈大笑。我听了这个笑话,印象极深,从此也成为我能够对奶妈记忆的惟一事件。

至于我的生母,我只知道她姓王,出身在淀山三都桥王家。娘家五开间门面,在农村当时也算康富,她兄弟姊妹多人,外公死得早,都靠外婆支撑这个家。我母亲是外婆最小的女儿,到我家原是准备嫁给我的伯父,尚未结婚伯父因避乱死于塘北(浦江以北),后由我的祖父作主改配我父亲,父母成亲后,因双方均无感情基础,我父亲待我母亲并不亲热。

我的父亲,因出生在闰年,故名陈润生,他属艺术型性格,喜欢书法、篆刻、绘画、养鸟和种植花卉,所以笔名也多,有半呆、梅屋、琴如等,在书画作品上都留有这些笔名,可惜在战乱或社会变动中丢失,至今未看到可以作为留念的书法作品或小品、册页等画稿,实为遗憾。

父亲在艺术界有很多朋友,如张埏的白蕉,道院大概姓陆的画家等,名字也记不清,记得有一次陆先生来我家住了几天,又为父亲的朋友张补林老伯伯画一幅关云长的人物画,那时我不足 10 岁。

父亲字写得很好,在远近有一定的知名度,乡间常有一些人来要他的墨宝,我最后看到他的墨迹是在士林伯伯家,替士林伯伯的父亲遗像上书写的“音容宛在”四个字,可惜现在也不存在了。他的画作并不见长,当时没有一个好的老师去指导,天生的画才没有被启发。篆刻跟字一样,有一定的造诣,可惜也没留下来。

父亲对我很严格,特别是在待人接物、勤俭持家等方面要求甚高,记得有一次端午节吃咸蛋,咸蛋的蛋黄较好吃,我小时候不懂事,专掘蛋黄吃。父亲坐在我的对面,冷不防地对我抽手打过来,并对我说“你吃了蛋

黄,叫啥人吃蛋白”,起先我真是莫名其妙,也不知犯了什么错误,听他这么一讲,才知道是这么回事。此事对我的教育很深,直到现在我吃咸蛋时始终是吃得平平的,不会出现以前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那种情况了。米饭中不免有谷粒,他又不允许我把谷扔掉,而是要把谷皮剔掉后吃下去,这又使我想起,我老家祖上传下来的一只米桶上,还刻有“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的家训。我几十年来,无特殊原因从不吃剩粥、饭,饭后也不会在饭碗中留下一点饭粒。吃饭的座位也很讲究,八仙桌原来坐的一个方位,以后就不许更动,吃菜只能随手夹而不能在菜中任意翻捣等等,这些教育从小便养成习惯,成年后也从不违反。

我的父亲因我从小失母,虽有后母继任,但他总是对我百般呵护,可谓又当爸又当妈。解放后不久,我生了一场重病,骨瘦如柴,因家中贫困,无力求医,只得求欢庵镇上不太有名的中医钱仲蠡先生。钱医术一般,很少有人请教他,奇怪的是他给我开的药方,竟三剂见效,不久就痊愈起床,父亲就此欠了他一个人情。

不知隔了多少时间,钱到我家找父亲有事相求。原来是小事一桩,要我父亲刻一块签名章,我记得父亲刻好后就交给他,刻的名字是“陶绣光”三字,我父亲也算了却了一份人情债。

1950年秋,“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一个夜晚,我父亲就在欢庵小学被抓走。那时我失学后就在欢庵小学跟父亲补习古文,所以跟父亲一道住在学校里,父亲被捕的那夜我也在场,为什么被抓我不知道。后有消息传来说父亲被关在松江监狱,我年龄虽小,硬是跟亲属振哥哥步行去探监。那时交通不便,从欢庵到松江要经过亭林、张泽,往后还要到彭家渡,渡过黄浦江,才能到达松江,五十多里路,对一个尚不足16周岁的我,难度可想而知。到了松江,不让探监,只能失望而归。父亲被捕那天夜里,在校中的陈专能、张补林同时被捕,他们两人经过侦讯后不几日就放回了,他

们放回时，替我带回了父亲给我的一封信，内容大致是叮嘱我好好生活下去，照顾母亲、妹妹等话，这便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字迹。

从放回来的两人带回的消息，我才知道陶绣光是国民党的一个特务组织的头头，父亲替他刻了章，尽管不认识他，也未必参加这个组织，但也卷进了这场反革命的旋涡，加上我父亲在解放前当过一任乡长，并且刚解放，政府对政治犯从重打击，不到两个月，就被镇压。行刑时也未通知家属，具体罪状到底有些什么，至今未知。

我父亲在世时，我尚年幼，回忆起来较朦胧。他们一代人，在我的家乡欢庵镇上都有一个诨名，我父亲的诨名是“丫（躲）东丫西陈润生”，确实也如此。他在日伪时期被日本鬼子通缉，常只身躲避在外。记得我奶奶临终前见不到儿子，为此弥留了好几天，第四天他躲回来后，奶奶才断了气。抗战胜利后，又因为与王士庠（属和平军）不知有什么关系又东躲西藏。国民党时期，有一个叫王晓东的，他有一支叫什么“第四支队”的部队，人们称王为王参谋，就在我的家乡欢庵一带活动。他到我家来过几次，他很喜欢唱歌，要我和吴桂林寄名给他，收为义子和义女。吴桂林比我大，大约十三四岁，是四川人，从小跟她舅舅住在我家后面的弄堂里，她歌唱得很好，王很喜欢。王参谋年纪很轻，20多岁。后来我跟爸爸不知为什么去过他那里，当时他已不在部队，在闵行三青团之类的机关工作，当的什么官也不知道，以后就不知去向了。后来有小道消息说他到共产党那边去了，是否真实，我年龄尚幼不甚了了。解放前夕，大概在解放军将渡江之际，我姓陈的亲属陈铭一（他年龄比我大，辈分比我小了一辈）连同他当时太仓师范的几个同学到我家来跟我爸爸一起油印宣传资料，我还看见他们写的一封信，封面上写着“长江剿匪总司令朱德”等字样。陈铭一解放后曾在江苏省粮食厅工作，后因牙床癌病故。当时的一个女同学叫陈什么的，我记不清了，是奉贤胡桥人，解放后，我只知道她是松江县县长李少峰的爱人。他们

这些同学是否地下党或者是党的外围组织我未可知,当时我只十三四岁。我写这些模糊的印象,无非是想描述我父亲的性格。因为他在地方上是比较有才气的,写写弄弄都很好,不管什么人有所求于他,他总愿意帮助。旧社会,各种部队、组织多如牛毛,但有文化的人很少,他们有事总要请我父亲去帮忙,我猜我父亲也不是没有头脑的人,实在是出于无奈。他们请他拟个稿,写个什么文件,他能不答应吗?你帮了这个,就得罪了那个,所以一世都在东藏西躲不得安宁。我作为他的儿子,很同情他,他也无法躲避他生长的那个乱世时代。

因为我从小失母,父亲便加倍地关怀我,我也觉得只有父亲在,我才格外快乐,记得小时候,利用暑假他经常带我去乡下补林伯伯家去玩。他家离镇不远,走十多分钟就到。他家南面有一条小河,河中还下了一张捕虾的网,其饵料由麦皮和菜油配制的,下网前,先在网中放上一些饵料,下网时河面上就泛起一层油花。少顷,虾儿闻到香味就寻食而来以致自投罗网,中午便成了饭桌上的盘中菜。河边还有一棵枣树,可以边下网,边吃枣,累了,就在树阴下的躺椅上闭目养神,听听树上的蝉鸣,悠闲自得。镇上没有这样幽静的境地,所以我很喜欢到乡下去,现在回忆起来,常有余味。

我在学龄前,因外婆想念女儿,便经常把我领去外婆家,以弥补失女之痛,并以此聊以自慰。外婆待我格外宠爱,白天拣最好的菜给我吃,晚上领我一起睡,无微不至。我记得外婆的卧房很大,有内外两进。第一进,左面有一小台,上面放一块金砖台面(很大很厚正方形的一种青砖,砖的侧面还有文字,俗称金砖),右面放有一只马桶箱,以便安放马桶,比较雅致。第二进才是睡觉的地方,床柱、床板都有浮雕或透雕,刻有戏剧人物或花卉,玲珑剔透。白天,我经常和我年龄差不多大小的大块头、小块头、阿塔等玩耍,他们总是以我为尊,这大概是外婆特别关照的,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大都是我小辈或是表兄弟。我是外婆小女儿所生,因此在这些年龄相

仿的小孩中我的年龄最小但辈分最大。成人后，大家都各处一地，各自营生，很少往来。阿塔比我大，是我表哥，现已仙逝，我是去送别的。现在，大概只有小块头在世，回想儿时，一生苦短，真是浮生若梦。

外婆家在乡下，离淀山不远，大约一两公里，它是一个小镇，分东西两段，中间有淀山小学，这便是当时金山县与松江县的分界线。小学后面有大石，高不满两三米，这是地下岩层的裸露，镇也因此而命名，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山。

小时候，我乡下玩腻了，便想到镇上去玩，另外一个原因，便是镇上有外婆的大女儿，是我母亲的姐姐，她很能干，年轻时就守寡，人们习惯叫她“小相娘娘”，她在镇上开了一爿肉店。按理，我应该叫她“大姨”，但从我记得起，我一直叫她寄妈，大概这样更显得亲热。寄妈很喜欢我，我也很喜欢寄妈，乡下没有肉吃，到了镇上，可以解馋，每天有肉吃。我特别喜欢炖碎肉，肉汁可以全部炖出来，而且制作特别便利，肉柜上斩一块肉，剁剁碎加一些酱油，在饭镬上一炖，又省功夫又省柴，所以天天有肉吃。

店里有个伙计，叫阿金，宰猪斩肉之余，还会用提网捉田鸡（青蛙），田鸡肉鲜美，捉田鸡又有趣，我时常赖着跟他去看，回来又有田鸡肉吃。阿金已经过世了，这是从他儿子那里知道的。小时候不懂礼貌，时常跟着大人阿金、阿金地叫。如按年龄算，应该叫他公公，回想起来，真是惭愧。

母亲去世后，父亲娶的第一位继母就是寄妈的大女儿，是我母亲的外甥女，又是我的表姐。我母亲临产的时候，她到我家里服侍阿姨，母亲产后症过世后她不便脱身回家，留下来帮助姨夫料理后事，更需要照顾襁褓中的我。那时我父亲 19 岁，表姐年龄也相当，父亲很喜欢她，我祖父母看她又勤快，便有意撮合，向我寄妈（大姨）提亲。寄妈便与外婆商量，外婆认为小女儿出嫁时嫁妆甚丰，为了肥水不外流，一口答应。这样，表姐就嫁给了姨夫，成了我的第一个继母。她待我很好，问寒问暖，视若亲生，我也视她

为亲娘,叫她为“娘”。她的容貌很漂亮,现在只要我一回想,她的音容笑貌,便在我的眼前,可惜红颜多薄命,为我父亲生了4个女儿后,得癆病而亡,年仅28岁。她生养的4个妹妹也陆续先于她离开了人世。命耶?运耶?抑或我胎里戴孝?是为她们戴的吗?但愿这是迷信。

娘的融入我家,给我们全家带来了快乐,使我有从所未有的母爱,又因为辈分不同的结合,引起在表亲关系上的混乱。我的寄妈按我生母的辈分而言是大姨,而按娘的辈分而言应该是外婆。娘的妹妹是阿娘,而阿娘的婆母又是我生母的姐姐,是我的大姨,她们是婆媳上下两代,而对于我,她们又是同代,在我的表亲上均乱了套。好在自古就有“乱亲不乱属”的讲法,这是允许的,但也带来了许多不便。

娘过世后,父亲娶了我第二个继母,姓秦,说起来,又是带着一点亲戚关系,是娘面上弟媳妇的妹妹,她性格很温顺,但因小时候生病造成口音有些不清,她为我父亲生了两个妹妹,大妹叫璞璞,小妹叫新新,她们均健在。璞璞比我小11岁,新新比我小13岁。璞璞生于1946年,当时家境尚好,在上海广慈医院出生。新新出生于1948年,家中虽有薄田20多亩,时已近解放田租已无法正常兑现,家境亦日趋没落。我父亲单靠教书微薄的薪金收入以济全家之用,已很难维持生活。1950年,我16岁,



·我的父亲及第一任后母(表姐),1940年摄。我6岁。我没有那么高,下面垫了小凳

父亲又因政治问题入狱,继母无力维持生计,当时我与阿龙(杨小龙,漕泾南库人,后当过装甲兵)一起孵过黄豆芽,贩过油豆腐,但终也难以为生。后来继母作主将两个妹妹送于人家。璞璞年龄稍大,几次逃回没有送成。

新新年尚幼，过继给吴姓人家后，尚可生活。其时，我初中二年肄业，因经济无以为继，只能去漕泾阿娘的肉店帮工，聊以度日。因生性聪慧，除做徒工之活外，还兼肉店管账。阿娘精神病时有复发，我还要兼管厨灶餐食，两个妹妹的痛苦遭遇，人隔两地也不得而知，就算知道，也只能泥菩萨过河——金身难保，做哥哥的只能兴叹而无能为力。

我的三个母亲，生母生下我便长逝而去；第二个母亲抚育领大了我，使我重新有了童年的快乐和无私的母爱，而她自己的4个女儿早于她先去，自己亦英年早逝；第三个母亲，尚健在，现已八十有四岁，比我大11岁，因患脚疾，常年卧床不起。她生的两个妹妹，璞璞已62岁，比我小11岁，小学教师职业，嫁于秦姓，夫妻和睦，于山阳小学退休，膝下一男一女，外甥秦健，职业汽车驾驶员，外甥女秦红，职业会计，各已成家有后。新新过继吴家后，姓吴，务农，嫁于富姓，夫妻相爱，也有一双儿女，外甥女富灵芝已成家未有后，在深圳当律师，外甥富济平已成家，有后，在当地当医生。

两个妹妹的出嫁，均由我作主，两个妹夫家境均不富裕，但人品、气质都好，结婚后均能白手起家，过着比较幸福的生活，也不枉作为哥哥对妹夫的选择。

两个妹妹的名字均为父亲所取，璞璞上学后，我父亲已亡，学校当时的校长陈鹤年，是我的亲属兄长，为她取了个学名，叫守贞；新新过继吴家后，名未改，只改了一个姓，叫吴新新。

我的名字，起初叫瞻慈，因出生后生母便亡，名字含有瞻仰慈母的意思，后来，父亲娶了我表姐作继母后，把我的名字改为瞻恃，意思是已有了恃靠，娶第二个继母后，便改为现在的名字，叫展时，取意未可知。后来我自取笔名为“怀珠”，就是怀念我的生母王氏及领我长大的后母朱氏。

我出生后，母亲就死于产褥，9岁，第一个继母亡故，也算是苦命的了。祖父风瘫，长期卧床不起，惟一能够安慰他的，就是鸦片。童年时，我看见

父亲常为他烧制鸦片，祖父常叫父亲为“阿润”，父亲早晨起来先要为祖父做一些漱口洗脸等常事。祖母因在自家门面上开了一个小店，无暇照顾，我也替祖父做一些小事，清洁水烟筒，倒夜壶（小便壶）等便是我的事。祖父一人睡一个很小的房间，仅容床、桌、马桶，床头还有一只小矮柜，可以放烟具等杂物，基本无其他空间。我上厕喜欢跑祖父房里，一则他喜欢我，二则我可叫祖父讲有趣的故事，马桶后面有一副对联，他时常趁此讲解，“上当”怎么怎么，“吃亏”怎么怎么，我已忘了具体句子，他无非是教我“坏事变好事”之类的训言，当时我只一知半解。桌子抽屉里面有一把铁刀和一块石头，祖父便把“打火石”之类的知识讲给我听。祖父的房间与天井仅隔了一条走道，天井里有花卉盆景、金鱼缸之类的摆设，还养了一只乌龟，祖父听到乌龟爬高跌落翻身的声音，便对我说：天要下雨了。果然隔日竟下起雨来，这些虽一知半解，却对我的生活常识有一定启蒙作用。

每年春节，家中厅堂中央还要挂起一幅人物画，据我祖父说：画上最高位置上的一男三女，是他的曾祖及三位曾祖母。曾祖名叫星桥；中间一男一女是他的祖父祖母，祖父名叫古辉；下面又是一男三女，当然是他的父亲及三个母亲，父亲名叫水甫。这种画像当时我们叫作“影”，那时没有照相，要记录人的容貌只能请画工描绘，称之为“影”，当然比不上现在的照相，失真度肯定很高。全影共有男女祖宗 10 人，都是清一色的朝服顶戴，夫人均是命服相伴。每当祖父说起这些，脸上顿现一种兴奋的光彩，可惜一年一度，过了正月半，“影”就收藏起来了。

我的祖父生养在清末，生长在民初，他与祖母终生相伴。祖母娶自阮巷胡家，我父母早亡不及告知，对祖母的娘家不甚了解，遗属还有哪些人均不得而知。祖母歿于敌伪时期，不到一个星期祖父也相继离世，那时我还不足 10 岁。

祖父长期病瘫在床，祖母病故后，祖父悲痛欲绝，就在一个夜里在无

病痛的情况下安静地与世长辞，直到爸爸早晨去侍奉时才发现，我想祖父一定是在安详的状态下追随奶奶而去的，正所谓生时共枕，死则同眠。

祖父传下我爸爸、伯父、姑妈三人。伯父英年早逝，姑妈比我爸爸大，嫁于松隐乡后岗盛姓，盛家原是殷实康富之家，后因吸毒，在解放前已破产，传下两子一女，大表兄盛立中，小表兄盛立基，他们两人也都有毒瘾，大表兄解放前已亡，盛立基于家庭破产后把表姊盛亚妹送入后寄居我家。

小表哥后被抽壮丁出去当兵，不知隔了多长时间他逃了回来，爸爸对他讲，你去把你妹妹领回来，就是再怎么苦也要让你妹妹住在舅舅家。我的家原来不算富足，仅靠父亲教书微薄的薪金及 20 多亩田租收入，虽不愁温饱但并不富裕，一下子多了两张嘴吃饭确实也够难的。表哥在舅舅家无所事事，20 多岁的一个大男人自觉不好意思，便向舅舅提出，想主动卖壮丁出去，舅舅也觉无奈，心想让他出去碰碰运气也好，机会好，或许弄个一官半职回来也未可知，比在家无所作为好得多，便对他说，你此次出去一定要更名改姓，否则查出是逃兵那性命就要难保，按当时规定，逃兵是要枪毙的。后来，他根据我爸爸的意思更名为陈刚，舅舅陈润生改成为父亲，这样一改表哥便成了我的亲哥哥。就这样他第二次出去当了兵。大陆解放后他的情况音讯全无，过了近半个世纪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表哥的生死还是不详，我与合资企业在工作上接触较多，便托台湾人打听表哥盛立基的情况，消息还是一无所获，我们也就此作罢，都认为他已经死定了。

90 年代后期，我接到一个电话，后来才知道是表哥的小儿子国兴打来的寻亲电话，当时我欣喜若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原来国兴早已来到大陆经商，抽空找到我小时候的家乡才知道我的住址及电话号码。后来，国兴先作前站，与我见了面，然后他的爸爸、妈妈，来过大陆两次，国兴夫妻及他的哥哥也来过我家。与表哥见面后才知道他改名卖壮丁之事，我才知道找盛立基找不到的原因。

表哥比我大 11 岁,在我家时他待我很好,可惜他已于前年离世,因人隔海、陆两地,我不能为他送行,实为遗憾,但相隔半个世纪,在他离世前,总算与他见过两次面,也仅以此作为弥补了。

春节是我们孩子们最快乐的节日,大人们早晨起来,要点天烛天香,拜谒祖宗,我们小孩子跟着大人磕头礼拜,早晨烧的菜又要反映福、禄、寿、喜四种口彩,我记得以粉丝代表寿,以油豆腐、豆腐干代表禄,因为油豆腐对开加上两边豆腐干条并起来像一顶官帽等等。小孩子在节日中绝对不可以口吐脏话,反正在除夕的夜里,大人们都已给睡着的小孩们用手纸揩了被当作屁股的嘴巴,并说“小囡放屁,百无禁忌”,现在回想起来,颇觉有趣。

早晨起来,小孩们还要穿新衣,戴新帽,大人还要给孩子们压岁钱,真是快乐极了。过了年初一,从年初二开始,大人们便开始串门访友,亲友来访的多,做小孩的压岁钱也多,后来我有了妹妹,压岁钱大多都给了妹妹,那时还很嫉妒呢。每到晚上,大人们总要让我们把压岁钱存起来,说让它生利息,或者说给你买好的衣服穿等等。小孩子们总是天真幼稚,以致 90% 以上都被父母“骗”去了,直到自己做了父母,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年中,大小不等的节日也有好几个,春节要闹到正月半,过了元宵节才罢休。元宵节晚上有灯会,欢庵镇小,没有多大的热闹,家家户户汤圆是少不了的。在农村则又是一番景象,吃了夜饭,家家户户都要到自家田里去“着(烧)癞子”,口里还唱“自家田里金银宝贝,别人家田里砖头石块”,一面唱,一面手持烧着了的火把在田头各个角落都兜上一遍。现在想起来,可能是一种消灭越冬害虫的举措,祈望来年有个好收成,但是唱的歌词太自私,就不敢恭维了。小孩子看着这种场面,欢呼雀跃真是开心。

正月半前的半个月,除妇女们要烧烧、洗洗以外大家都不做事,大人也不对孩儿多管束,孩子有了压岁钱,可买玩的、吃的,也可小弄弄去打牌

九、抓骰子，那时，扑克还未十分时行，只有一种纸牌，长条形的，这种纸牌，现在已经绝迹，因为这些小赌弄不出大事来，大人们也懒得管，而且节日喜气洋洋也不能去扫兴。

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家家在门前都要挂上一束艾蒿、大蒜等避邪、避瘟的东西，“雄黄”更是少不了。雄黄酒大家不管你能不能喝都要尝一点，还要在小孩的眉间用雄黄酒写上一个“王”字，余下的还要洒在墙脚门角，可以避五毒。中午还要吃咸蛋、黄鳝丝、黄鱼等；家家户户都要包粽子，小孩子特别爱吃粽子，大家已经馋了好多时候，有了粽子吃，再好的菜也比不上了。小时候我们只知道吃，也不知道粽子投汨罗江纪念屈原的故事。

农历七月三十，是鬼节，家家照例要斋地藏王菩萨，晚上又可玩“落苏（茄子）灯”。所谓落苏灯，就是用一只茄子，把棒香分散插在它的周围，茄子的柄上系上一根鞋底线，连在竹竿上，每当棒香全部点燃后，轻轻抖动手中的竹竿，茄子上的香火在黑暗中跳跃颤动，看起来像闪闪流星，孩子们都喜欢玩。最有趣的是夜饭后请“壁角姑娘”或“坑三姑娘”，两者并无多大区别，就是坑三姑娘请来时有一股臭味，以示其身份，不过这也是传闻而已。

请姑娘时，要用一只插上竹针的饭箩作为轿子，两个人用手指头抬着去请，先要烧上一把香，请壁角姑娘香要点在门角落里；请坑三姑娘香要点在粪缸脚边。请姑娘要女性去请，因为姑娘怕羞，还要向她们通神，讲一些好话。至于是否请到，这不过是冥冥中的事，没有标准，如果当时有一个人说，有一股臭味了，其他人就跟着说真的有一股臭味，这就表示坑三姑娘请到了。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心理作用，人有从众心理，一人喊臭众人跟着也都喊臭。

请姑娘前，先要准备好一只方台，上面铺上一层薄薄的沙，姑娘请到